

忘言其可得耶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
覺理之餘親為訓釋推其意若出於列子
之心究其說足以解學者之蔽微言妙道
歷數千百年間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觀
青天俾讀其書者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
之際則所以裨吾君道化之方其利博
哉爰因摹刻以廣其傳謹題編之首云宣
和元年孟秋望日序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晉張湛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天瑞曰夫巨細所錯修短殊性雖
然之符夫雅家然至虛一而不一
虛曰夫群動之所始四時之所遷
也生者無象也生之理生者有形
也陰陽所不可測故易曰陰陽不測
謂之神也天之中大靈也故曰
天瑞曰政和神云物有生始道無古
今惟體道者為能不化而常今所以
於國氏之為流於死之境一墮於
萬物之多一始於相化相轉也體
出入之機成於自然之符也體
毒夫損益成於自然之符也體
道之一往不還之宗晝夜不能復使
冥一往不還之宗晝夜不能復使
物不能陶鑄於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

也

居鄭圃有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

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宜言無是非行無執迷則物
莫能知也

政和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范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曷常飾智驚愚務為離世異俗之
行哉

國不足辨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虛曰不足年錢也嫁者往也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虛曰謁請也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范曰壺則空虛而不毀丘則安固而不動

子林則出道之母以君天下者道無問問

無應體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瞶人吾側聞之試以告

汝

伯昏瞶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

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政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壺子何言哉

不得已而有言故聞而告之

范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卒不免於言者

蓋其不言之言未之嘗言於此言之特為

汝言其大略而已伯昏瞶人則體道而為

物長葆光襲明無所用見或謂之無人自

其疇人而伴天者言之此壺丘子林所以

語之歟道不可聞亦不可告也故聞則曰

吾側聞之告則曰試以告汝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今塊然之形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今存

亡變改化物而不自化也

廬曰不因物生不為物化故能生於衆生

化於群化者矣

不生者能生生

不生者固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

不化者固化物之主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

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廬曰凡有生則有死為物化者常遷安能

無生無死不化不遷哉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藉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間也

范曰神機氣母出入升降蠕蠕肖翹無非

生化之字惟不物而物物者乃能生生而

不生於生化化而不化於化彼生之所生

者待是而生不得不生故能常生亦無時

不生也彼化之所化者待是而化不得不

化故能常化亦無時不化也烏能踐形而

上脫生化之域哉不生不化與道玄同是

謂真人

陰陽備四時爾

陰陽四時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

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

不息者也

廬曰為陰陽所遷順時轉者皆有形之物

也念念遷化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

始終也

廬曰神無方比故稱獨也老子曰獨立而

不改也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廬曰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用變化亦不

可窮也

政和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

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
 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
 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獨
 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
 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
 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
 也物無得而耦之者豈真知其所以然哉
 疑焉而已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
 相殺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
 而不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陰陽不
 離乎氣四時不逃乎數故未能脫乎生化
 之域也道之真體獨立而不改以其不自
 生也故能長生道之妙用周行而不殆日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夫化物而不化者
 雖命物之化而獨守其宗故不際之際始
 終反乎無端孰知其所終耶生物而不生
 者雖先天地生而不為父故無物之象彼
 是莫得其耦孰知其所窮耶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
 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
 無生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

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
 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之而不
 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
 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
 王弼曰門者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
 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不
 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
 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盧曰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
 玄者妙而無體牝者應用無方出生入死
 無不因之故曰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
 視之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
 范曰黃帝老氏皆體神而明乎道者也道
 一而已言豈有異哉故谷神玄牝之說見

於老氏而列子以為黃帝書也谷之用無
 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
 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賦形也命名不同
 其實一物夫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而玄
 牝之門又為天地之所從出入也自本自
 根自古以固存如大之傳而不知其盡以
 生生則不生化化則不化動而愈出何勤
 之有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
 之所生則生自生身生者豈有物哉故
 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
 耳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
 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
 亦異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
 生化之本也
 盧曰此神為生之主能生物化物無物能
 生化之者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群生而不遺乎

盧曰神之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滯有同物生化皆非道也

政和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生而有忽化而無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

盈虛終則有始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雖皆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成其自爾

范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物未有不生者隱化而顯顯化而隱則物未有

不化者惟不生不化然後為能生生化化故盈於天地之間生者自滋化者自禪形

分於太始色死於太素智有大小力有強弱或消而消或息而息成其自爾使之者

其誰耶一將有心是謂非道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

盧曰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舉其所大者天地也運天地者陰陽也陰陽

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也陰陽易辯神識難明借此以喻彼以為

其例然後知神以制形無以有其生也范曰統物者謂系屬之為所統者充入之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位乎兩間果何足以統之耶於此有道焉上際于天下蟠

于地載成輔相彌綸圓範無不可者故因陰陽統之則天地雖大將不出乎吾之度

內矣揚子曰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生忽爾而自

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

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盧曰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注

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范曰天地者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故與萬物同圓於形原其所始必有先天

地生者焉易所謂太極是已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范曰無體也無數也冥於氣形質未相離之先故曰太易若太初則已兆於氣矣若

太始則已分於形矣若太素則已著於質矣豈無始之可原耶刀所以製其衣方其

用刀未有衣也是衣之初而已故於氣之始則以太初命之有初然後有始始受始

而生之台倡始而成之生之者左也成之者右也故於形之始則以太始命之素未

受采無所與雜即染而淨不與物爭故於質之始則以太素命之是四者自微至著

既已離於無矣故以有言之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范曰有陽氣焉有陰氣焉有冲氣焉是皆無動而生之也太易之先氣且未見况形質乎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范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為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范曰易曰乾知太始夫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謂之太始則未始有始故形之所形莫不資始於此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者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負剛柔靜躁沈浮各有性

范曰有氣有形質幹斯具色之所色將自此而彰焉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范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命之曰渾淪老子所謂混成者是已貌象聲色有萬不同莫不舍蓄於此

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論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

范曰渾淪之中三者不可致詰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靜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聞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故循之不得若是者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易

易變而為一

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

究者窮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頌其都會也

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歸於形

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而無窮極

范曰大象無形孰分高下降而墮數變自此生故易變而為一所謂道生一也一之所起有一未形雖涉於數去道未遠然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變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變乎故七也九也又自一而分變之

所以無窮者也七少陽之數九老陽之數數終必窮故九變者究也窮則變變則通故九復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終始反復如環無端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查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范曰渾淪既判三才肇分天宮墜而周乎上地磅礪而向乎下人昏聩而處乎中天

積氣耳清輕而屬乎陽地積塊耳濁重而屬乎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負陰抱陽

冲氣以為和

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盧曰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也極則反一運

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類是也故動物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為

氣所變有神者為識所遷故云太易大初

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粹者謂之為神神氣精微者為賢為聖神氣雜濁者

為凡為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

政和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

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為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

以統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

氣也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

也形辯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

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無所用其明故視之不見無所施其聽故聽之

不聞無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無形埒者無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

變而為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為七則屈而未申也七變而為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

於九故復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則天

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者為人精者一也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而萬物

化生矣

范曰陰陽專精為天地散精為萬物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

大道之序則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故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全猶備也

范曰道之大全裂於上下天地之所以設位也成天地之能者為聖人盈天地之間

者為萬物彼其覆載之功輔相之能散殊之用未嘗不相待也烏能備其大全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者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

范曰有職者當聽上故三才莫位萬物散

殊皆有常職若乃造形而上觀天地俯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音之所不能該聽無

與焉果且吳所受職耶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

范曰三才具而萬物分其用未嘗不相待也故有所短者有所長有所通者有所否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通也則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運也

范曰天穹然而剛健無不覆燾未必能形載也地隤然而止靜無不持載未必能教

化也聖人位乎其中仰觀俯察與天地參教自我設化自我行斯能贊天地之化育

矣然教化之用亦豈能違物之所宜哉物無常宜宜在隨時吾則順其自然而無汨其陳焉俾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而已故教

出於不言化成於不宰其不違物之所宜是乃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者耶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貞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在理之通方貞未必相乖故二

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群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真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

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

所運常冥通而無待三盧曰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

天地生萬物聖人隨狀而用之政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位乎天地

之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宜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蓋聖

人之於天地相辨則為三極相通則為三才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所宜所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

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辨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則上下同流而無間安有長短之

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范曰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天地之道陰

陽必貴其相交也不仁則不生不義則不成故聖人之教仁義必貴其相濟也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故萬物之宜剛柔必貴其相雜也然天地體道故擅覆載之功萬物

待之以生而未嘗留道聖人體道尸教化之任故物待之以成而未嘗容心是皆隨

物之宜亦不出所位而已鵬鶩之小大何足以相笑復蛙之多寡何足以相憐不浴

鶴而鷓鴣不續鳧而斷鶴因其常然付之自然爾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當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

必由之者也三十四盧曰有形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

形神能形其形能聲其聲能色其色能味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
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
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
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
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是故生
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
皆無為之職也

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
虛曰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聲色味皆非
自辯者也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高焉無
為而無不為也

政和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
斯返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
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
常無為而無不為謂是故也

范曰疑獨者不生不生者能生故形聲
色味皆有待而生也然太虛之中物成生
理而形者自呈太山秋毫彼吳自而形耶
惟大象無形乃能形形吹萬不同而聲者

自應雷震蚋飛彼吳自而生耶惟大音希
聲乃能聲聲留動而後生色彼固不能自
色也賁而無色蓋有為之色色者物成而
後有味彼固不能自味也淡乎無味蓋有
為之味味者形形而我無形也故如鑑之
寂妍醜畢現而鑑實無形與形者俱有
聲聲而我無聲也故如谷之虛美惡皆赴
而谷實無聲豈與聲者俱發色之所色者
彰矣故探其本要其末推其色逆其數期
其極色雖不同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
味者嘗矣故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
甘變於辛味雖不同而味味者未嘗呈然
則生生之妙豈固與生之所生者借終耶
自非無為而無而為者嗜克尸此故曰皆
無為之職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
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
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
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恃無以生
事而無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
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
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
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
之負負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
無名也

虛曰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
此神也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無能知者無
能證者若能體證發道則天地之內無不
知無不能矣
范曰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瑩天工明萬
物之謂陽能陰能陽則陰陽所不能測也
曲直以立本致曲以趨時是之謂柔敦實
以為體斷制以為用是之謂剛能柔能剛
則柔剛所不能定也長短之相形尺寸是
已道則能短能長圓方之相研規矩是已
道則能方能圓能生能死則不涉於數能
暑能涼則不固於時物之在水也沉者不
能浮者不能沉能沉能浮者殆猶

日光之在水歟物之有聲也鼓宮而宮動
 叩商而商應能官能商者殆猶天籁之自
 鳴歟出於機者俄入於機出於冥者俄入
 於冥惟不轉於機冥者乃所以能出能沒
 玄於天為小而妙之道黃於地為中而光
 之色惟不域於天地者乃所以能玄能黃
 能甘能苦則以淡乎其無味故也能羶能
 香則以淡乎其無臭故也是乃道之無為
 而無不為者如此故無知也周萬物而無
 所遺乃無不知無不能也彫象形而不為
 巧乃無不能也
 政和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
 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
 則無不該也無不遍也何所不能哉陰陽
 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
 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宮商聲也出沒
 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變化
 所為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開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烏往而不暇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聖三

天瑞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捧蓬
 而指也其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
 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
 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盧曰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
 神在彼如神去髑髏與我生死不同若悟
 其神未嘗生死

此過養乎此過歎乎

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歎此過
 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盧曰既受其形則歎養失理以至於死耳
 種有幾

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
 若蠅為鴉墨子得水為燕得水土之際則為
 蠅蟻之衣墨子蓋生於陵也

陵屯高潔處也
 則為陵焉

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

陵焉得鬱柘則為鳥足

此合而相生者也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

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為蟻蟻之本其末

散化為胡蝶也

胡蝶胥也

胥皆也言物皆化也

化而為蟲生窺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撮

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

駒撮千日而死化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

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斯彌為食醢頤輅

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輅食醢黃輅生乎九

獸九獸生乎脊內脊內生乎膏蠟

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却也人血之為

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

鷓之為鷓鷃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也鷓

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鴉也朽木之為魚也老